

第一章

Chapter 1

故事发生在曼纳庄园里。这天晚上，庄园的主人琼斯先生说是已经锁好了鸡棚，由于他喝得醉意十足，竟把里面的那些小门都忘了关上。他提着马灯踉踉跄跄地穿过院子，马灯光也跟着一直不停地晃来晃去，到了后门，他把靴子一脚一只踢了出去，又从洗碗间的酒桶里舀起最后一杯啤酒，一饮而尽，然后才上床休息。此时，床上的琼斯夫人已是鼾声如雷了。

等那边庄主院卧室里的灯光一熄灭，整个庄园窝棚里就泛起一阵扑扑腾腾的骚动。还在白天的时候，庄园里就风传着一件事，说是老麦哲，就是得过“中等白鬃毛”奖的那头雄猪，在前一天晚上作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想要传达给其他动物。老麦哲（他一直被这样称呼，尽管他在参加展览时用的名字是“威灵顿美神”）在庄园了一直德高望重，所以动物们为了聆听他想要讲的事情，都十分乐意牺牲一小时的睡眠。当时，大家都已经同意，等琼斯先生完全走开后，他们就到

大谷仓内集合。

在大谷仓一头一个凸起的台子上，麦哲已经安稳地坐在草垫子上了，在他头顶上方的房梁上悬挂着一盏马灯。他已经十二岁了，近来长得有些发胖，但他依然仪表堂堂。尽管事实上他

的犬牙从来没有割剪过，这也并不妨碍他面带着智慧和慈祥。不一会，动物们开始陆续赶来，并按各自不同的方式坐稳了。最先到来的是三条狗，布鲁拜尔、杰西和平彻，猪随后走进来，并立即坐在台子前面的稻草上。鸡栖在窗台上，鸽子扑腾上了房梁，羊和牛躺在猪身后并开始倒嚼起来。两匹套四轮货车的马，鲍克瑟和克拉弗，一块赶来，他们走进时走得很慢，每当他们在落下那巨大的毛乎乎的蹄子时，总是小心翼翼，生怕草堆里藏着什么小动物。克拉弗是一匹粗壮而慈爱的母马，接近中年。她在生了第四个小驹之后，体形再也没有能恢复原样。鲍克瑟身材高大，有近两米高的个头，强壮得赛过两匹普通马相加，不过，他脸上长了一道直到鼻子的白毛，多少显得有些蠢相。实际上，他确实不怎么聪明，但他坚韧不拔的个性和干活时那股十足的劲头，使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。跟着马后面到的是白山羊穆丽尔，还有那头驴，本杰明。本杰明是庄园里年龄最老的动物，脾气也最糟，他沉默寡言，不开口则已，一开口就少不了说一些风凉话。譬如，他会说上帝给了他尾巴是为了驱赶苍蝇，但他却宁愿没有尾巴也没有苍蝇。庄园里的动物中，唯有他从来没有笑过，要问为什么，他会说他没有看见什么值得好笑的。然而他对鲍克瑟却是真诚相待，只不过没有公开承认罢了。通常，他俩总是一起在果园那边的小牧场上消磨星期天，肩并着肩，默默地吃草。

这两匹马刚躺下，一群失去了妈妈的小鸭子排成一溜进了大谷仓，吱吱喳喳，东张西望，想找一处不会被踩上的地方。克拉弗用她粗壮的前腿象墙一样地围住他们，小鸭子偎依在里面，很快就入睡了。莫丽来得很晚，这个愚蠢的家伙，长着一身白生生的毛，是一匹套琼斯先生座车的母马。她扭扭捏捏地走进来，一颠一颠地，嘴里还嚼着一块糖。她占了个靠前的位置，就开始抖动起她的白鬃毛，试图炫耀一番那些扎在鬃毛上的红饰带。猫是最后一个来的，她象往常一样，到处寻找最热乎的地方，最后在鲍克瑟和克拉弗当中挤了进去。在麦哲讲演时，她在那儿自始至终都得意地发出“咕咕噜噜”的声音，压根儿没听进麦哲讲的一个字。

那只驯顺了的乌鸦摩西睡在庄主院后门背后的架子上，除他之外，所有的动物都已到场，看到他们都坐稳了，并聚精会神地等待着，麦哲清了清喉咙，开口说道：

“同志们，我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这个你们都已经听说了，但我想等一会再提它。我想先说点别的事。同志们，我想我和你们在一起呆不了多久了。在我临死之前，我觉得有责任把我已经获得的智慧传授给你们。我活了一辈子，当我独自躺在圈中时，我总在思索，我想我敢说，如同任何一个健在的动物一样，我悟出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活在世上是怎么回事。这就是我要给你们讲的问题。

“那么，同志们，我们又是怎么生活的呢？让我们来看一看吧：我们的一生是短暂的，却是凄惨而艰辛。一生下来，我们得到的食物不过仅仅使我们苟延残喘而已，但是，只要我们还能动一下，我们便会被驱赶着去干活，直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一旦我们的油水被榨干，我们就会在难以置信的残忍下被宰杀。在英格兰的动物中，没有一个动物在一岁之后懂得什么是幸福或空闲的涵意。没有一个是自由的。显而易见，动物的一生是痛苦的、备受奴役的一生。

“但是，这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？那些生长在这里的动物之所以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，难道是因为我们这块土地太贫瘠了吗？不！同志们！一千个不！英格兰土地肥沃，气候适宜，它可以提供丰富的食物，可以养活为数比现在多得多的动物。拿我们这一个庄园来说，就足以养活十二匹马、二十头牛和数百只羊，而且我们甚至无法想象，他们会过得多么舒适，活得多么体面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的悲惨境况没有得到改变呢？这是因为，几乎我们的全部劳动所得都被人类窃取走了。同志们，有一个答案可以解答我们的所以问题，我可以把它总结为一个字——人，人就是我们唯一真正的仇敌。把人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掉，饥饿与过度劳累的根子就会永远拔掉。

“就是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，我们也不能被允许享尽天年。拿我自己来说，我无可抱怨，因为我算是幸运的。我十二岁了，已有四百多个孩子，这对一个猪来说就是应有的生活了。但是，到头来没有一个动物能逃过那残忍的一刀。你们这些坐在我面前的小肉猪们，不出一年，你们都将在刀架上嚎叫着断送性命。这恐怖就是我们——牛、猪、鸡、羊等等每一位都难逃的结局。就是马和狗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。你，鲍克瑟，有朝一日你那强健的肌肉失去了力气，琼斯就

会把你卖给屠马商，屠马商会割断你的喉咙，把你煮了给猎狗吃。而狗呢，等他们老了，牙也掉了，琼斯就会就近找个池塘，弄块砖头拴再他们的脖子上，把他们沉到水底。

“那么，同志们，我们这种生活的祸根来自暴虐的人类，这一点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？只要驱除了人，我们的劳动所得就会全归我们自己，而且几乎在一夜之间，我们就会变得富裕而自由。那么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呢？毫无疑问，奋斗！为了消除人类，全力以赴，不分昼夜地奋斗！同志们，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个：造反！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造反会在何时发生，或许近在一周之内，或许远在百年之后。但我确信，就象看到我蹄子底下的稻草一样确凿无疑，总有一天，正义要申张。同志们，在你们整个短暂的余生中，不要偏离这个目标！尤其是，把我说的福音传给你们的后代，这样，未来的一代一代动物就会继续这一斗争，直到取得最后胜利。

“记住，同志们，你们的誓愿决不可动摇，你们决不要让任何甜言蜜语把你们引入歧途。当他们告诉你们什么人与动物有着共同利益，什么一方的兴衰就是另一方的兴衰，千万不要听信那种话，那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。人心里想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的利益，此外别无他有。让我们在斗争中协调一致，情同手足。所以的人都是仇敌，所有的动物都是同志”。

就在这时刻，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嘈杂声。原来，在麦哲讲话时，有四只个头挺大的耗子爬出洞口，蹲坐在后腿上听他演讲，突然间被狗瞧见，幸亏他们迅速窜回洞内，才免遭一死。麦哲抬

起前蹄，平静了一下气氛：

“同志们”，他说，“这里有一点必须澄清。野生的生灵，比如耗子和兔子，是我们的亲友呢还是仇敌？让我们表决一下吧，我向会议提出这个议题：耗子是同志吗？”

表决立即进行，压倒多数的动物同意耗子是同志。有四个投了反对票，是三条狗和一只猫。

后来才发现他们其实投了两次票，包括反对票和赞成票。麦哲继续说道：

“我还有一点要补充。我只是重申一下，永远记住你们的责任是与人类及其习惯势不两立。所有靠两条腿行走的都是仇敌，所有靠四肢行走的，或者有翅膀的，都是亲友。还有记住：在同

人类作斗争的过程中，我们就不要模仿他们。即使征服了他们，也决不沿用他们的恶习。是动物就决不住在房屋里，决不睡在床上，决不穿衣、喝酒、抽烟，决不接触钞票，从事交易。凡是人的习惯都是邪恶的。而且，千万要注意，任何动物都不能欺压自己的同类。不论是瘦弱的还是强壮的；不论是聪明的还是迟钝的，我们都是兄弟。任何动物都不得伤害其他动物。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。

“现在，同志们，我来谈谈关于昨晚那个梦的事。那是一个在消灭了人类之后的未来世界的梦想，我无法把它描述出来。但它提醒了我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。很多年以前，当我还是头小猪时，我母亲和其他母猪经常唱一只古老的歌，那支歌，连她们也只记得个曲调和头三句歌词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对那曲调熟悉了。但我也忘了很久了。然而昨天晚上，我又在梦中回想起来了，更妙的是，歌词也在梦中出现，这歌词，我敢肯定，就是很久以前的动物唱的、并且失传很多代的那首歌词。现在我就想唱给你们听听，同志们，我老了，嗓音也沙哑了，但等我把你教会了，你们会唱得更好的。他叫‘英格兰兽’。”

老麦哲清了清嗓子就开始唱了起来，正如他说的那样，他声音沙哑，但唱得很不错。那首歌曲调慷慨激昂，旋律有点介于“Clementine”和“LaCucuracha”之间。歌词是这样的：

英格兰兽，爱尔兰兽，
普天之下的兽，
倾听我喜悦的佳音，
倾听那金色的未来。
那一天迟早要到来，
暴虐的人类终将消灭，
富饶的英格兰大地，
将只留下我们的足迹。

我们的鼻中不再扣环，
我们的背上不再配鞍，
蹶子、马刺会永远锈蚀
不再有残酷的鞭子噼啪抽闪。

那难以想象的富裕生活，
小麦、大麦、干草、燕麦
苜蓿、大豆还有甜菜，
那一天将全归我侪。

那一天我们将自由解放，
阳光普照英格兰大地，
水会更纯净，

风也更柔逸。

哪怕我们活不到那一天，
但为了那一天我们岂能等闲，
牛、马、鹅、鸡
为自由务须流血汗。

英格兰兽、爱尔兰兽，
普天之下的兽，
倾听我喜悦的佳音，
倾听那金色的未来。

唱着这支歌，动物们陷入了情不自禁的亢奋之中。几乎还没有等麦哲唱完，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唱了。连最迟钝的动物也已经学会了曲调和个别歌词了。聪明一些的，如猪和狗，几分钟内就全部记住了整首歌。然后，他们稍加几次尝试，就突然间齐声合唱起来，整个庄园顿时回荡着这震天动地的歌声。牛哞哞地叫，狗汪汪地吠，羊咩咩地喊，马嘶嘶地鸣，鸭子嘎嘎地唤。唱着这首歌，他们是多么地兴奋，以至于整整连着唱了五遍，要不是中途被打断，他们真有可能唱个通宵。

不巧，喧嚣声吵醒了琼斯先生，他自以为是院子中来了狐狸，便跳下床，操起那支总是放在卧室墙角的猎枪，用装在膛里的六号子弹对着黑暗处开了一枪，弹粒射进大谷仓的墙里。会议

就此匆匆解散。动物们纷纷溜回自己的窝棚。家禽跳上了他们的架子，家畜卧到了草堆里，顷刻之间，庄园便沉寂下来。

[上一篇](#) [回目录](#) [下一篇](#)